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二十七回 康小姐醋海起風波 單老爺鶉奔鬧中菁

話說周鳳姑聽了那姑娘的話，笑道：「這種事情，我那裡有妹妹那麼明白。」那姑娘問：「王家姊姊可曾來？」

鳳姑道：「在樓上呢。候了你好一回兒了。」

那姑娘道：「你和我一同上去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我有客在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周家妹子，你我自己人，何必拘禮，儘管請便罷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太太第一遭兒光臨，我就這麼的放肆，行的去麼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不要緊，你請先行，我們隨後也要上來的。」

於是鳳姑同著那姑娘，手攬手的進去了。費大小姐道：「這是准家的姑娘？生得恁地玲瓏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這是上海有名的康小姐，他的老子是朝廷極品大員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敢就是康總督家千金麼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怎麼不是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康總督家千金，怎麼也肯降尊紆貴到這裡來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不要說個巴康總督千金，比他再大點子的人物，也多的很。太太少頃上樓去見了才知道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朝廷的官員，外官到制台撫台，內官到尚書侍郎，總算碰到極頂了，再大點子的人物是什麼，難道是皇親國戚麼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雖不是皇親國戚，卻與皇親國戚差不多尊貴，停會子再講給你聽罷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康總督是官宦人家，怎麼他家的小姐也這麼的俏達？兩個烏黑的小眼珠子，溜來溜去，活像流星一般。我倘是做了男子，三魂六魄也被他那雙眼珠子勾了去也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你不要說別人了，自己對鏡子瞧瞧，你的眼風也不算歹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這位康小姐，瞧上去也未必是規矩人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康小姐的事情，講起來人都笑得煞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你就講給我們聽聽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我要講他，也覺著有點子難為情。」

當下就悄悄地講了一遍。費太太、費大小姐果也稱奇不置。

原來康小姐是康總督的末拖女兒。康總督平日十分的溺愛他，所以康小姐竟異常自由。康總督在虹口建造一所精舍，輪奐壯麗，冠絕全埠。一應玩好的東西，沒一樣不備。論理康小姐生長在這種人家，居住這種所在，自應謹守閨門，足不出戶，這裡頭花園也有，麻雀牌也有，琴棋書畫也有，要消遣時儘可以消遣。並且康總督內寵又是多不過，五六位姨太太，都是花一般的容貌，鬼一般的心思，年紀又都是差不多。大家都是二十來歲的人，談談講講，何至再憂寂寞。

這位康小姐，卻偏要到外邊來浪蕩。每日打扮舒徐了，坐著馬車兜圈子，游張園，闖戲館，吃大菜，各處熱鬧所在，沒一處不有康小姐的車塵馬足。那幾位姨太太，大半是堂子裡出身，野慣的鳥，籠子裡如何關得住。況且康總督既不能管教女兒，又怎能禁止姬妾，只得眼開眼閉，盡他們去擾。

初時還不過看戲遊園吃大菜幾樁，帳上交得出，人前說得響的事情。弄到後來，索性行起那極秘密的外交政策來。這極秘密外交政策，在康總督身上，總是喪失的利權多，得著的利權少。初時康總督還不曉得，後來風聲大了，也漸漸有一二句吹進他老人家耳朵裡來。然而處置之策，倒很煩難。一來溺愛慣了，心裡究有點子不忍。二來鬧了個穿，於自己聲名，究屬不無有礙。思前想後，只好拿裝聾做啞四個字來對付。

康總督的治家妙法，就是這四個字兒。外邊那班不知道的人，只道康總督量大福大，就造出許多謠言來。甚麼宰相肚裡好撐船，甚麼大人不作小人過，其實康總督也有康總督的難處。這班造謠言的人，沒有體會到罷了。

那年子上海發起了個避暑花園，癡男怨女，浪蝶狂蜂，趨之若鶩。康小姐此時，興高采烈同著幾位姨太太，真是無夜不游，每宵必到。

看官，上海的避暑花園，說來雖是好聽，表出直堪發噱。你道這花園是甚麼個樣子？在沒有到過上海的，聽了花園二字，總以為亭台樓閣，曲樹水沼，雖不及蘇州留園的富麗，總也有杭州曲園的清幽。那裡知道竟是荒草莽莽的一片空地，只有一所洋房，幾間蘆席棚，幾座茅亭，三三五五，散處於荒墳野草間而已。蘆棚茅亭裡，疏疏朗朗，點綴著三五盞電燈，擺列著十來雙彈簧沙發，此外一無所有。就是灘簧影戲煙火各種東西，也不是稀世難逢的奇物。這麼一個所在，還有甚麼玩出來，比了康總督的精舍，真是不可同年而語了。

康小姐與這幾位姨太太，卻偏丟了輪奐壯麗，清華絕俗的精舍，巴巴的到這荒草莽莽的避暑花園來，你道奇怪不奇怪。不但是康小姐一個，凡公館裡宅眷，堂子裡信人，稍微有點子名氣的，沒一人不到夜花園裡來兜兜，好似不到了夜花園，於場面上就有許多損失似的。

且住，這許多名姝、豔妓、闊少、富商，趕得來究為點子什麼？在下寫到這裡，不能再賣關子了。太史公有句話，項莊舞劍，意在沛公。歐陽公有句話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這幾位遊園的仁兄，並不是真要避暑，並不是真要遊園，並不是真要瞧甚煙火影戲，聽甚小調灘簧。他們的本意，無非要弔兩個膀子，軋兩個餅頭。借這草地茅亭，作一個無遮大會。所以這避暑花園，就是上海第一等傷風敗俗所在。在下曾向朋友說過，上海的夜花園，可以算得絕大的賑捐局。許多綠頭巾，烏木頂，各種特別頭銜，異樣封典，都從夜花園裡捐出來的。那遨遊夜花園的家屬，總算都是志切顯揚的。看官，在下這句話，你道錯了沒有。

閒言掃過，卻說康小姐自有了這避暑花園，每天老規矩，敲過十二點鐘，一部馬車風馳電掣趕到園裡頭，就在大洋房泡茶等候。一會子幾位姨太太也到了，團坐講笑，好不逍遙。那些滑頭浪子，一個個梳著油鬆的辮子，穿著絕斬的紗衣，身上滿灑著香水，襟前滿掛著花球，像穿花蛺蝶般，不住的穿來穿去。康小姐左顧右盼，好不甘心。

這日，康小姐正同大姨二姨三姨喝茶講話，忽見一個滑頭滑腦的人，穿著一身極華麗的衣服，帶一副金絲眼鏡，頭上邊的劉海發，前面只五分不到，兩旁漸漸長下去，竟長到二寸開外，剪得斬齊，嘴裡銜著支蜜蠟香煙，嘴內插一支金頭香煙，襟上插一個茉莉花球，香風觸鼻，搖搖擺擺的晃過來。走到桌子邊，卻把眼盯住了康大姨太太，著實瞧了一會子，重又蹓過去。就在隔桌上泡茶坐下，卻不住的把眼風飛來。大姨太太嘴裡與康小姐天南地北的拆談，暗裡卻早還飛了那人兩個眼風。康小姐何等乖覺，早已看見，只作不知。一會子，大姨太太道：「我們去瞧瞧影戲罷。」

康小姐道：「今晚聽說有五色片子呢。」

說著起身，卻見那個滑頭也跟在後面。走進影戲場，見前面戲排都已坐得結結實實。大姨太太道：「我們就靠外點子罷，省得擠。」

剛剛坐定，影戲已開場了。影戲開演時光，電燈是熄去的。烏漫漫地，正是弔膀子的好機會。康小姐趁著影戲裡的光亮，留心

瞧大姨太時，見已與那人在講話了。一時影戲演畢，灘簧開場，電燈重又旋亮。大姨太偶爾回頭只見康小姐紅暈梨渦，春融杏靨，水汪汪一對秋波，對著自己和那人，像要講什麼話似的。大姨太見了這副神情，心下早已了然，就附著康小姐耳朵，悄悄地講了好一會話。不知怎樣，康小姐面孔越發紅起來，頭兒越發低下去，那一副嬌羞的態度，書也畫不出來。大姨太向二姨三姨道：「我們外邊去逛一會子，你們就在這裡坐坐罷。」

說著，攙著康小姐手款款走了出去。這滑頭隨步跟來，三個人丁字式的行走，漸漸走入茅亭背後那簇樹林裡去了。好一會，大姨太先出來，康小姐第二個出來，兩個人依舊手攙手的行走，那滑頭依舊跟在後面。此時草地上正在放煙火，流星滿地，月炮橫飛，火樹銀花，五光十色。喝采之聲，雷鳴谷應，大家要緊著瞧煙火，誰有工夫來管他們事情。康姨太、康小姐仍回到大洋房，覺著鬢髮蓬鬆了點子，大姨太就在懷中摸出牙梳小鏡，照著鏡子把兩鬢掠光，授給康小姐。康小姐接到手照樣掠了幾掠，看看光了，把小鏡牙梳還了大姨太。這時光，煙火恰好放完。二姨三姨也都進來，問大姨太道：「你們方才在那裡？」

康小姐道：「我和大姨太兩個也在瞧煙火。」

三姨道：「怎麼我們不見你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煙火這東西是要飛開來的，站得遠點子方免火星飛著，我們都站在北角上呢。」

說著，見一個賣荷蘭水的，拿著兩瓶荷蘭水，一路兜售過來。走到桌邊問道：「冰荷蘭水，可要開兩瓶？」

康小姐不知就裡，問玫瑰的有沒有。賣荷蘭水的道：「有有，玫瑰、寧蒙、香蕉，都有。」

說著拿出兩支玻璃杯來，正想開時，大姨太忙道：「不要不要，今晚荷蘭水不要。」

買荷蘭水的人急道：「我這荷蘭水，是老德記牌子，很好很好的，開一瓶嚐嚐就知道了。」

大姨太嗅道：「對你說不要就完了，多纏點子什麼，拿去拿去。」

康小姐再想開口時，大姨太悄悄道：「你作死呀，這會子要喝起冰荷蘭水來。這冰透的東西，現在喝得的麼。」

康小姐被大姨太一提，才醒悟過來。也向賣荷蘭水的搖頭道：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改日買你罷。」

賣荷蘭水的睜了康大姨、康小姐一眼，笑吟吟的去了。此時天已將明，遊客紛紛散去。康小姐道：「我們也回去罷。」

康大姨太道：「索性等一等罷，這會子馬車擠不過。」

說著見小馬夫在門口探頭，康小姐把手招招，馬夫進來稟道：「馬車上燈已經點好了，馬車已放在這裡門口。」

康小姐道：「大姨太，我們去罷。」

兩人坐上馬車，馬夫因為園裡人多，不敢行駛快車，按轡徐行，出了園門，加上一鞭，那匹馬便追風逐電，飛一般駛將來。此時馬路上萬籟俱寂，只有棹上電燈朗照通衢，與淡月曙星，互相煥映而已。夜花園出來的馬車，接尾銜頭，聯成一線，宛如在水晶宮裡馳驟一般。涼風拂拂，衣袂飄飄，樂得真不堪名狀。

行至三叉路口，忽見斜刺裡一部亨斯美馬車飛一般駛出來，直趕上康小姐的馬車，並轡而行。那馬車上坐著的少年，只有二十不到年紀，丰神嫵媚，骨格風流，穿著一身極時路的衣裳。自拉著韁，看他的手法很是在行，知道在遊玩場中資格是很深的。

這少年趕上康小姐馬車，不住的飛遞眼風，向康小姐打照會。康小姐見了這樣風流跌宕的少年，已經神魂飛越，心花怒開，經不起流星般的俏眼接二連三溜過來，溜得骨節皆酥，通體遍軟，心窩裡癢癢地說不出一種難過。想還要矜持時，怎奈這身子再不由自己做主，也顧不得身旁有人沒有人，把水汪汪一對秋波注定了那少年，不住的點頭微笑。

兩個人正在調情，不防背後有幾部著名快馬車，風馳電掣跑將來，想要催過前去。不知怎樣，恰恰在亨斯美車一撞，撞痛了那匹馬。那馬負了痛，四蹄發起蹶來，連顛三顛，顛得這少年幾乎跌下。馬夫忙慌跳下來，把馬竭力扣住，總算沒有出甚毛病。康小姐見少年沒事，一塊石頭落了地，然而已經嚇得芳心突突，香汗盈盈了。

這少年受了這個驚嚇，倒把邪心嚇了回來。於是拉著韁，與康小姐分道揚鑠，各自回去。康小姐回到公館，吃了點子稀飯，天已大明，重新解衣歸寢。這一覺直睡到下午三點鐘，穿衣起身，梳頭洗臉，行好一切照例公事，差不多已經夜快了。吃過晚飯，馬車已經伺候好了。這夜是二姨太的東，春掛茶園定下一間包廂。二姨太等都打扮定當，一同上車先向四馬路、黃浦灘一帶兜了兩個圈子，才到戲館瞧了幾齣戲。約摸十二點鐘相近，送客戲還沒有散場，康小姐就道：「這裡熱的緊，我要外邊去散散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你先走罷，我們略遲一步兒也要來了。」

於是康小姐坐著馬車先行，到得避暑花園，遊人還不甚眾多，大約是時光太早之故。那裡知道昨夜碰著亨斯美馬車上那個少年，早已在大洋房裡泡茶相候。康小姐見了，宛如拾著寶貝相似，卻故意裝出嬌羞的樣兒，低著頭冉冉進去。就在少年對面那張桌子上，泡茶坐下，低頭斂足，默默不語，暗裡不住飛眸睇那少年。不想那少年流星般兩條眼光，恰恰向自己射著。這一來，堪堪成了個交互線，兩個人眉來眼去，那副淫蕩的神情，正同戲劇裡的挑簾珍珠衫差不多樣子。

這少年，此道中本也閱歷有所，見了康小姐那副淺笑佻羞的態度，知道這光已挨著五分了。於是放出偷香手段，搭訕著尋些閒話，和康小姐扳談。康小姐十句之中，倒也回他二三句。後來愈講愈起勁，兩個人竟熟習起來。這少年便請康小姐上樓吃大菜，康小姐倒也並不謝絕。吃過大菜，居然是舊識了。

等到康姨太大隊人馬到來，康小姐早與這少年暗中成就了這件事兒。外交手段的敏捷，真與乃父康總督差不多。等到人家知道，已只剩得哎喲兩字。康小姐與這少年，私下結了個密約，每晚到避暑花園來互換知識。

俗語說得好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康小姐與這少年訂的密約，以為沒有第三國加入，秘密到個極頂，總可以安然無事。不知怎樣有一回，竟被大姨太觀破行藏。

這康大姨太，本是花界中一個強國，素來不肯居於人後，何況康小姐又是自己帶出道的，附庸私交外國，如何肯罷。頓時擺出上國的威嚴來，與康小姐嚴重交涉。康小姐曉得國力不敵，沒奈何只得許他加入同盟，於是已得的權利，生生的被大姨太奪去了大半。

康小姐勢雖不敵，心裡卻終有點子氣不過，就想出了個報復的妙計，暗地約下幾個流氓（總督千金會與流氓相約，奇文奇事），叫趁大姨太與這少年密會時光，幕地裡把他捉住，出一出他的丑。這幾個流氓，都是康小姐心腹至交，自然奉令惟謹。

這夜避暑花園裡，就鬧出一樁大笑話。康大姨太同這少年，被眾流氓在草地裡活捉出來，聽說身上邊一絲不掛，這幾件衣服，不知本來沒有穿，還不知是被眾人剝掉的，在下也沒工夫去打聽他。只那少年被眾流氓軋住了，問出姓名籍貫，才叫懊悔不迭。你道這少年是誰？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康總督的東床客，康小姐的未婚夫。這才叫大水沖塌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。

且住，編書的你不是在扯謊麼，天下那有弔成功了膀子，下了水，這個姓名籍貫都沒有曉得的。編書的答道，呵呵，在下於弔膀子一道，原是門外漢，不是膀子慣家。於下弔時光，用年家眷弟帖子投拜的呢？用沐恩門下手本稟見的？還是像投考應試般報著三代履歷？具著身中面白無須的甘結，以理測之，總不會這樣。那麼康小姐的事情就不足異了。當下康小姐鬧出了這樁事，知道軋住的就是自己未婚夫，懊悔不迭。這件事各小報上幾乎登了個遍，弄的無家不知，無人不曉。現在馬小姐講出來的，就是這樁事故。

卻說周鳳姑陪了康小姐，上樓去了。馬小姐道：「他們倒寫意，把我們都丟在這裡，我們也上去瞧瞧。大姐姐，上頭鬧熱的很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很好。」

當下由馬小姐引導，到得樓上。果見人聲嘈雜，笑語喧嘩。廂房裡花團錦簇，坐著兩桌麻雀。一桌上是三女一男，一桌上是兩男兩女。旁邊圍著許多看閒的。費太太見周鳳姑、康小姐都不在座，座中的人大半都是不認識的。正要詢問，只見邀門啟處，一

個美人兒似的女子含笑出迎。不是別人，正是周介山夫人，小名兒叫做巧寶的。費太太忙問：「聽說身子有點子不適意，現在敢是大好了？」

周太太道：「多謝掛念，這幾天因為熬了點子夜，略略有點子傷風，睡了大半天倒好了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周家嫂子，你身子生得嬌弱，自家總也要當心點子。」

忽聽一人接口道：「他那裡曉得什麼當心，曉得了當心倒好了。」

馬小姐瞧時，見是周小燕，冉冉從內出來。費太太、費大小姐不免招呼問好。廝見畢，周太太讓眾人房裡去坐。跨進房門，忽見一個男子避向大床背後去了。隨聽得亭子間房門啟閉聲，馬小姐眼光最是尖利。瞧那男子的背後影，很像自己父親馬靜齋。詫道：「我父親那麼的精明，難道也會中人家計策，被單入迷魂陣不成，想起來總不會的，但是此人的背形，宛然是我父親，可惜沒有瞧見他的面貌。」

馬小姐正在轆轤似的轉念頭，娘姨早上送茶來。周太太聲請用茶，方才提醒，只見周太太和費太太談得異常親熱。周太太交際場中果是老手，知道費太太喜嫖，看風使帆，就專講那嫖經玩訣。費太太、費小姐果然都聽得津津有味。費大小姐道：「這麼說時，周太太也是過來人了。我們在堂子裡逛逛，外邊人就三三四四說我們壞話，好像做了女人家就不能夠在堂子裡玩耍似的，好像我們的行為都是違眾越例似的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逢場作戲，也不值什麼。女子不好玩耍信人，男子怎麼又能玩耍相公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通極通極。」

此時費大小姐站在大洋鏡前，照了又照，摸出小牙梳不住的掠那鬢角。一會子又摸出一面小鏡子，旋轉身子，把髮髻對著大鏡，右手反撐過去，右摸左模，模一個不了。周小燕忙上前，替他把髮髻用力的按兩按，扳下一支白蘭花，整理了重又插上。端詳一回，因見費大小姐的髮髻，盤旋伏貼，十分有樣。乃問道：「姐姐的髮髻，那個替你梳的，倒有樣式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葉小月家的阿珍姐呢，梳得可還過得去。」

周小燕道：「很好很好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被他梳得太低了，一宕一宕，碰在領頭上，很是不適意。」

周小燕道：「稍微低了點子，還好，上海時路是低頭呢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說是說低頭，真真宕在頭頸裡，很難過。」

費太太插嘴道：「我們這位妹妹，生來古怪脾氣，不喜歡時路，就是穿幾件衣裳，像他心總要寬袍大袖才好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這倒和梅太太一個脾氣。我們常說梅太太那般背時，上海地方可尋不出第二個了。現在大妹妹喜歡古式，不是與梅太太天生一對麼。兩個人拜了姊妹，倒很好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梅太太原來也喜歡古式，怪道我總見他濃裝豔服的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梅太太不但自己喜歡古式，還嫌惡人家時路呢。講出來的話，聽了真叫人氣煞。他說現在的中國，看來氣數也近了，只看女人家的裝束，男人家的文字，戲館裡的曲子，那一樁不是亡國氣象。女人家描眉畫眼，無非為美觀起見。柳葉眉，新月眉，都是史書上贊美的，近幾年上海行出闊眉來，眉梢上越闊越時路，畫得兩條眉毛像刀子般，很霸霸的，何等怕人，殺氣何等的重。現在闊眉毛雖不行了，那額上的前劉海，燕尾式又開著，恰恰像一把剪刀。身上穿的衣服，愈行愈小，愈行愈短，褲腳不到三寸，袍襖只長二尺，摹然瞧見，咭玲即俐，好似剛從被窩跳出來似的，那樣子何等的武氣。再有脂粉兩樣東西，女人家除了親喪大故，才擯除不用。現在女人家都行的淡妝，脂粉差不多是不用的了。衣裳也都是素色，那裡像個吉利的朕兆。戲館裡盛行幫子調，一派悽慘激楚之音，聽著了心裡就要不快活。男人家的文字，開口就是嗚呼，閉口就是噫嘻。現在幾個古文家，索性行出一種強頭強腦文字來，抑揚詠歎的字一個也不用，滿紙上佶屈聱牙，那副神竭氣促的樣於，一望而知是亡國之音。這幾樣都是亡國的朕兆，我既然做了個女子，自然先應在自己服裝上竭力挽救起來。聽了他這段言論，不要被他氣死麼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梅太太這人，原有點子呆氣的，不去理他也好。」

說著，忽見報說，單太小姐、單太爺上樓來了。周小燕忙著出迎，一會子同著一男一女進來。那男女二人，年紀都只十六七歲，面龐兒卻長的一模一樣，知道是同胞姊妹。費太太心裡詫怪道：「通只十六七歲年紀，怎麼都稱他做太小姐、太老爺？」

暗問馬小姐，馬小姐咬著費太太耳朵一五一十說了個詳細。

原來這單太小姐、單太老爺，就是自稱紗廠總辦單品純的姑母、叔父。品純老子已經去世多年，他的祖太爺卻還在。這單老頭兒已有八十多歲年紀，據他自己說，精神還很健旺。然而朋友同他講講話，常見他當眾就要打盹。那精神也就可想而知了。這老頭兒年紀雖老，驕興偏偏不老，房裡頭還藏著兩位年輕姨太太，都是花朵兒一般的人。人家便都說他老壽星向閻王老子討點心吃，他卻依舊得意非常。到那年，兩個姨太太不知不覺都懷了孕，十月滿足，居然生下兩個孩子來。一女一男，女的早生一個月，男的遲生一個月，就是這太小姐、太老爺。單老頭兒高興的了不得，一般也開賀請酒，熱鬧了好幾天。女的題名鳳鳴，男的題名龍吟。只那班親戚朋友，不知為甚緣故，背地裡就要造出許多不好聽的話來。什麼龍風，兩孩子照名分是較品純長一輩，照實際卻反小一輩，好似品純與乃祖的姨太太有甚不乾不淨似的。品純卻也不能遠嫌避疑。等到兩位祖姨太太，比得乃祖還要周致伏貼。就這小姑母、小叔父，說也奇怪，竟與乃姪品純長的一模一樣。這也是授人話柄的一道。當下馬小姐就把眾人懷疑的根由告訴費太太。費太太聞言恍然。單鳳鳴、單龍吟與費太太第一遭兒碰面，不免應酬幾句世故話兒。周太太就問：「你們姊弟兩個，為甚好多天不到我這裡來。」

單鳳鳴道：「我們龍弟，這幾天裡頭，幾乎上人家一個大當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龍太老爺恁地乖覺一個人，怎麼也會上起人家大當。」

鳳鳴道：「原說幾乎上當，上是總算沒有上著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可否講給我們聽聽？」

單龍吟道：「講起來怪沒意思的，不講也罷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礙甚麼，你也豆芽菜碰著屋榴，老嫩了。這裡都是自己人。」

龍吟見這麼說了，才道：「我講便講，你們可不能笑話我。我那天兒同著一個朋友，到戲館裡去看戲。這日乃是禮拜六，戲館裡輒得個結結實實，上上下下沒個空隙。我們幸虧到得早，還坐著第三間包廂。後來有個洋行朋友到得晚了，只好挨在我們後埭上。」

才說到這裡，忽聽有人喊道：「可有人要叉麻雀？」